



世界名人死亡之谜

走向坟墓

的二战战犯

邹志明 霍达 白飞 编著

目 录

第一章 独裁者的末日——希特勒之死

.....	[1]
1. 1 会议室的爆炸声	[1]
1. 2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5]
1. 3 最后的挣扎.....	[10]
1. 4 与上帝约会.....	[17]

第二章 “笼中之虎”——山下奉文

之死	[26]
----------	------

2. 1 违心赴任.....	[26]
2. 2 笼中之虎.....	[29]
2. 3 莱特岛之战.....	[31]
2. 4 穷途末路.....	[36]
2. 5 永远的屈辱.....	[47]
2. 6 罪有应得.....	[48]

第三章 “死亡天使”门格尔 [51]

- 3.1 惊弓之鸟 [51]
- 3.2 逃往南美 [56]
- 3.3 逍遥法外 [58]
- 3.4 小旅店中的美人 [63]
- 3.5 黑夜下的大牧场 [67]
- 3.6 最后的岁月 [71]

第四章 七号牢房的囚徒——鲁道夫·赫斯之死 [77]

- 4.1 “希特勒日记”的知情者 [78]
- 4.2 从天而降的副元首 [79]
- 4.3 英格兰“礼遇” [85]
- 4.4 法庭上的“健忘者” [88]
- 4.5 昂贵囚犯的归宿 [94]

第五章 “秘密警察”头子落网记——艾希曼之死 [100]

- 5.1 仓皇逃命 [100]
- 5.2 蛛丝马迹 [104]
- 5.3 跟踪追击 [110]
- 5.4 狐狸落网 [115]

5.5 难逃法网 [121]

第六章 墨索里尼最后的日子 [123]

6.1 无门可遁苦徘徊 [123]

6.2 “纵横字谜”游戏 [127]

6.3 山路上的德国车队 [130]

6.4 瓮中之鳖 [135]

6.5 骸尸街头 [142]

第七章 战争狂人——东条英机之死 ... [146]

7.1 争权夺利 [146]

7.2 黔驴技穷 [149]

7.3 “六巨头”会议 [152]

7.4 宫廷密谋 [155]

7.5 历史的审判 [158]

第八章 帝国元帅——戈林之死 [164]

8.1 危在旦夕的德国空军 [165]

8.2 失宠的元帅 [168]

8.3 垂死挣扎 [173]

8.4 法庭上的较量 [175]

8.5 最后一次呼吸 [181]

第一章

独裁者的末日——希特勒之死

希特勒，这个疯狂的纳粹分子，专擅的大独裁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元凶恶首，他是怎样度过他最后的日子？在他苦心经营的帝国即将倾覆之际，他会是怎样的感受？当隆隆的炮火敲开纳粹最后一个堡垒柏林时，是谁来决定他最后的归宿？

1.1 会议室的爆炸声

会议室里放着一张很大的橡木长桌，希特勒正俯身在桌上看着地图。几个月以来，德军的连连失利使他非常的沮丧，他一直引以为骄傲的纳粹军队几乎从来是所向披靡的，象一把飞快的钢刀，战无不胜。可是，现在钢刀似乎砍到了花岗岩上，虽然火星乱溅，却难以砍进一分。而且似乎刀刃也受到了损害，不如从前那么锋快，能“闪电”般地劈下敌人的头颅。这使他感到了不安。

放大镜在地图上搜寻着，围在周围的军官们小声地谈论

着，等待着元首发出的最高指令。希特勒把深深的焦虑全部锁进了他紧皱的眉头之中，鹰隼一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地图。

德军的失利使他非常失望懊丧，然而他从没有丧失信心，他不是一个轻易肯服输的人。但是他的盟友的失败仍使他隐隐作痛。虽然他派出的卫队已经成功的营救出了墨索里尼，而且几小时之后就将到达柏林。但是墨索里尼毕竟已经丧失了他的权力和帝国，不可能再成为他在欧洲战场上有力的盟友。这使他非常难受。

豪辛格将军正在结束自己的汇报。他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经到达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军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将……”希特勒的心一紧，紧张地盯着杜那堡那个小黑点……

“轰”，突然间一声巨响，是一颗定时炸弹在会议室中爆炸了。天花板和纸板墙被扯成了碎片，大块水泥石子从房顶上雨点般地撒落下来，满屋是浓浓的白烟和泥灰的尘烟。橡木桌被掀到空中，“咣”地一声跌落到墙角，一条断桌腿撞在了墙上又弹到了地上。纷飞的木片象弹片一样，划破并烧伤着每一个人。党卫队的赫尔曼·菲格莱因将军头发又厚又密，火苗在上头跳跃着，象戴了一顶火帽子。希特勒的副官长施蒙特中将，以及勃格、科尔登、勃兰特当场死亡，二十四人中还有三个受了重伤，其余的人被震倒，受了些轻伤。

也许希特勒命不该绝。当时站在他身旁的海因兹、阿斯曼上尉和凯特尔没有受伤。而紧挨着他的约德尔头部严重烧伤。至于希特勒本人当时正俯身看地图，只是烧伤了腿，震坏了耳膜。他的头发也烧着了，裤子被炸成了破布条，两腿和右臂烧

伤，右手有处皮伤，淌着血。当他浑身发抖地被凯特尔搀扶出一片狼藉的会议室时，只觉得浑身火辣辣地疼痛。烧焦的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那双恐惧而凶狠的眼睛。那副狼狈而害怕的样子是可想而知了。

希特勒很快就镇静了下来，包扎好了伤口，他那苍白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残暴而不可一世的神情。局势立刻得到了控制，他与希姆莱简短谈了几句。希姆莱打电话到柏林的党卫队总部，叫他们派一些有经验的侦察人员到“狼穴”。

希特勒控制住了暴怒的情绪，不改变当天安排的工作议程，一切照旧进行。墨索里尼晚到了半个小时。下午三点半钟的时候，希特勒在车站迎接了墨索里尼。希特勒披着一件黑色的军用长斗篷，正好遮住了他身上的伤：吊着绷带的右臂；一瘸一拐的伤腿；两只耳朵还塞着药棉。

和希特勒相比，墨索里尼看起来虚弱无力，象一只衰老的丧家犬。希特勒热情地问候了墨索里尼，并简短地告诉墨索里尼刚才有人刺杀他，几乎丢了命，但是现在局势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并带着墨索里尼“参观”了爆炸现场。

墨索里尼小心翼翼地看了现场，那时他的心情就象一个知道自己的命运指日可数的人一样，在死亡和废墟面前忐忑不安。希特勒倒象是精神十足，陶醉在又一次得到上天保佑的幸福之中。谁也不知道希特勒带墨索里尼参观爆炸现场的目的是什么，炫耀？壮胆？他说：

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边爆炸。在我对面墙角站着的几位同志都受了重伤；我对面的一名军官被抛出了窗子，倒在屋子外边摔坏了，伤势很重。你看我身上的军装！看这些烧伤！很明显，我不会碰到什

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我奇迹般地大难不死，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最早一次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我的政治生涯中也发生过一系列逢凶化吉的情形。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去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度过目前危机，一切都会顺天由人。

（注：这是希特勒的原话）

希特勒用一篇修辞讲究的讲演阐述了他个人与上天的特殊关系。并把烧坏了的上衣和裤子以及身上的伤痕给墨索里尼看。

当天还为墨索里尼举行了茶会。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会晤非常草率，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眼中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棋子。他焦虑的是东线的苏联红军和西线的盟军。这是两个独裁者最后一次见面。

当天夜里，暴躁的希特勒从狼穴中发出了一道道命令：残酷追捕和迫害企图谋杀他的敌人。希特勒咬牙切齿地说，“我要像挂生肉那样把他们都吊起来。”

死里逃生的希特勒格外振奋，从德国各地召来的医生给他做了检查，除鼓膜破裂、烧伤以及皮肤擦伤外，没有发现更多的异常。表面上看，希特勒还完全能够控制自己。他是一个身体非常健壮的人，他所承受的过度劳累是别人无法承受的。他时时遭受急性腹痛、头晕、恶心的袭扰，但每次都很快就能过去。

继这次谋杀企图失败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对德军来说，都是灾难性的。1944年8月15日，盟军在法国境内地中海沿岸登陆。四天之后，大批德军被包围在诺曼底的弗莱兹一带。8

月 20 日标志着苏联南乌克兰集团军前线突围的开始。内忧外患，使希特勒格外暴躁易怒而且非常多疑。负责给他送前线军事简报的人往往胆战心惊于他的愤怒的吼叫。

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在飞机上服毒自杀。他在留给希特勒的信中写道：“您已经进行了一场伟大而光荣的战争。现在，为了征服您的伟大，应该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了。”克鲁格因为畏惧希特勒对自己的猜疑而自杀了。而他的信却激怒了希特勒，这个战争狂人最虚弱的心理弱点让别人给揭穿，这是他这个至高无上的元首所不能忍受的。他狂暴地撕碎了克鲁格的信，把桌上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踩得粉碎。之后，颓然地倒在了椅子上。

隆美尔也开始受到了怀疑，这只“沙漠之狐”也没能逃脱噩运。刚养好伤的隆美尔被纳粹军官强迫服毒自杀了。

由于那次没有成功的谋杀，导致了希特勒的性格变得非常多疑暴躁，象一只受了伤的野兽，用怀疑而凶残的目光注意着四周，一有机会就发起进攻。

迄今为止，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中三个显赫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政变中，一个被绞死，两个被逼自杀。这也许是希特勒自己砍掉了左右手，但是不管希特勒的信徒们如何尊崇他，他始终还是不可能逃脱他覆亡的命运。自古“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

1.2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1944 年 6 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消息，象一阵飓风刮

得德军阵营摇摆不定。象一声惊雷震得这个不可一世的元首目瞪口呆。在一座坚固的避弹室下德军总部正在紧急召开会议。

希特勒脸色苍白，目光阴沉，头发耷拉在脑门上象一只鸡爪。他不停地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中的红蓝铅笔。象一条被人抓住了脖子的毒蛇。

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要战地指挥官对诺曼底的失败和德军的撤退负责。他象一个就快输光的赌棍，嘶哑地叫着，要求将士们必须坚持抵抗，收复失地。他竟对将军们保证，新的 V—1 武器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将“对大不列颠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

饶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六月十七日下午，一个向伦敦发射的 V—1 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这一来，希特勒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然而不管希特勒歇斯底里地怒吼也好，还是用飞弹袭击也罢，都未能阻止盟军的胜利，德军节节败北。希特勒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和东方战场的强大攻势。

然而，这个战争狂人的头脑中始终没有放弃过重振纳粹帝国的军威的企图，他狂热的头脑中甚至出现了高昂的纳粹军旗飘扬在莫斯科、伦敦、华盛顿的城头上的景象，他是决不会甘心失败的。日尔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她可以征服一切敌人，这在希特勒的意志里是一个坚固的信心。于是，希特勒不顾众多将领的反对，和德军势力大减的现实，一手策划和操纵了疯狂的反扑，妄图挽救“纳粹集团”的灭亡。尽管几次“进

攻”几乎是集中了所有“精锐”力量和装备,可是“拳头”似乎是打到了“铜墙铁壁”之上,不仅没有能够击溃敌人,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捧着前线的战报,希特勒有些发抖,眉毛动了好几下。然而,希特勒一反常态的竟然没有发火,他象一只被困的野兽,急躁地踱来踱去。只有当他抬起那鹰一样的目光,才能看到那阴沉的目光里那复杂的感情,焦虑、狂暴、愤怒、恐惧,甚至还有一丝绝望。尽管他不愿承认,也不敢面对——帝国的大厦即将倾覆,末日不远了。他的心中隐隐地有了这个感觉,其实这种感觉在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就一天天地在扩大。这个不祥之感之所以到现在才觉察到,实在是他从来没有这个胆量去思考这个问题,即使偶尔想到也是赶紧躲开。然而忧虑却在一天天地滋长,象一个恶性肿瘤,这种感觉使他非常不安,以至于狂躁易怒,喜怒无常。

战争很快就打到了德国领土上。俄国从 1944 年 6 月 10 日开始发动的夏季攻势进展很快,德军节节败退。到 8 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军五十个师,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周之内就前进了四百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峙。同时,南线从 8 月 20 日开始也发动了新的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更为重要的是苏军控制了供给德军天然汽油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耶什特油田。8 月 26 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9 月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的德军开火。

西战场上,法国迅速解放。著名的骁将巴顿将军指挥下的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后,又开始向在诺曼底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转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很快就攻陷了巴黎。

在北非战场上战功赫赫的蒙哥马利率领加拿大第一军团和英国第二军团很快进入比利时，攻陷了布鲁塞尔。四天之内挺进了两百英里。盟军占领后来成为英美军队的主要供应基地安特卫普时，德军尚未来得及破坏港口的设备。

德军开始陷入了全面的崩溃，希特勒也陷入了深深的苦恼。德军的人数和装备与日俱减，希特勒象当年法国吹嘘马其诺防线那样吹嘘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也没有武器防守，就象一堵千疮百孔的大堤，一触即溃。

然而希特勒却象一个输光了本的赌徒，决不甘心失败，一心幻想着有一天能翻本，能东山再起。他竭力地鼓动手下的将军们，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面对整整齐齐坐在两边的将军，希特勒象被注射了一剂强心针，他激动地站了起来，不停地挥舞着双手。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茵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德烈大帝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之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五十年到一百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一个和平局面为止。”

一阵不太热烈的掌声。

“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象 1918 年那样再一次玷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顿了一顿，然而将领们似乎没有领会到他的意思，没有人鼓掌。于是希特勒继续严厉批评了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为了给大家鼓气，他还向将军们透露了他坚信

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

“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是要垮台的。不管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我们最后一定能够胜利的！”

希特勒习惯地挥舞着手，然而将军们似乎并没有被元首的情绪所感染，掌声并没有期望的那样热烈。

由于兵力不足，兵源奇缺，希特勒亲自任命了亲信死党戈培尔组织“总动员”的工作，直接向元首报告。并任命党卫队魁首希姆莱为补充军司令，动手组建二十五个人民步兵师以防守西线。纳粹宪兵四处搜寻可以入伍者，从十五岁到十八岁的孩子和五十岁到六十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虽然如此，而大势已去，大厦将倾，逃跑的士兵一天比一天增多。希姆莱伤透了脑筋，为防止逃亡，采取了严厉措施。然而逃兵数目还是与日俱增。

就在希特勒愈来愈强烈的感到末日不远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盟军的猛烈进攻竟然停滞了下来，这不禁使希特勒大喜过望也大惑不解，就象一条被紧紧地卡住了脖子的蛇正在呼吸困难之机，却突然被放松了一下，总算有了一个喘口气的机会了。一丝希望出现在希特勒心中。一个反攻的计划在希特勒头脑中形成了。

希特勒意识到继续这样保持守势只不过是拖延末日的到来，他那发热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取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供应基地。从而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只要西线的压力一减，他便可以集中力量对付

东线的苏联红军，解决了俄国的威胁，他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瓦解英美苏的联盟。第三帝国重新崛起就有了希望。希特勒眼前似乎出现了一幅美好的景象。

1.3 最后的挣扎

1944年的隆冬，希特勒开始组织那场酝酿已久的反攻计划。

12月12日晚，几乎所有西线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都被召到伦斯德的总部，被搜取了武器和公文包后被集中送到了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近泽根堡的一个秘密大本营。进入会议室之前，每个人都被进行了仔细搜查，希特勒也怕再次挨炸。

昏黄的灯光从地下室的水泥天花板上洒下来，照着身穿军装神采奕奕的希特勒。元首滔滔不绝地讲述了这次西线进攻的意义和重大作用，对进攻过程亲自进行了安排。并且将在四天之内在西线发动这次挽救德国的反攻。希特勒讲到最后，兴奋地挥舞着手臂，仿佛已经胜券在握。

这个计划似乎是可行性很大，是一个大胆的计划。抓住盟军暂时停顿的机会，打一个措手不及。如果是在德国全盛时期，或者甚至在诺曼底登陆之前，这个计划确实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击溃敌人的进攻。然而以德军现在的战斗力和装备，尤其是薄弱的空军力量去攻击一个资源雄厚得多，装备也优良得多的对手，似乎有以卵击石之嫌，鸡蛋再硬也无法击碎石头，哪怕是从薄弱环节出击。

将军们并没有感染上希特勒那种疯狂的情绪，相反部下倒显得比元首冷静得多。不少将军纷纷指出了双方力量的悬

殊。负责东线战场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还指出，集中力量发动西线进攻，必然会削弱东线力量，这对击退俄国的冬季攻势是非常不利的。然而面对众多将领的反对，希特勒却固执己见，对反对自己的将军予以痛斥。最后，终于权威战胜了民主，这个大独裁者又一次获得了满足，希特勒以非凡的“果断”统一了与会者的意见，他非常满意自己的命令能够得到绝对的服从。希特勒把最后的赌本押了上去，他决心孤注一掷了。

11月间，在希特勒的亲自组织下居然拼凑了一千五百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到12月反攻开始之前又拼凑了一千辆。另外他还征调了二十八个师，其中有九个装甲师。戈林还答应凑齐三千架战斗机，这是一支集中了德军差不多所有的精锐力量的队伍。

艾森豪威尔也许没有料到，在那年冬天圣诞节来临之前，德军竟然尚有力量能组织起一次令人大吃一惊的袭击。12月15日，希特勒寄予很高希望的反攻开始了，德军气势汹汹“猛扑”莱茵河，直插阿澄森林。

希特勒自从发起进攻时开始就一直没有好好休息。他要秘书随时把战况送到手中，他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押上了全部赌注的赌徒正在焦急而紧张地等待着赌局的开盘，这种等待使希特勒相当兴奋而不安。

“啪”，秘书合上了文件夹，转身离开。希特勒紧张得有些颤抖地读着手中的战报。渐渐的，他的眼睛发出光芒，随后兴奋地一挥手，掷飞了那几张战报，转身冲到酒柜边上，抓起那只漂亮的酒瓶咕嘟咕嘟灌了好几大口，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光。

浓雾、重霜的恶劣天气帮了德军的忙，接连几天盟军的飞

机不能起飞。这使德国的供应线免遭诺曼底那样的浩劫。更为主要的是这次出击完全出乎盟军的意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此德军获得了初步进展，接连突破盟军阵地。

然而好景不长，盟军很快就稳住了阵脚，并发动了强大的反击。盟军的装甲部队和飞机很快就打退了德军嚣张气焰。特别是空军，大肆轰炸德军供应线以及行进中的军队。现在德军面临的将不是如何进攻的问题，而是如何全身而退，以免被切断和消灭的厄运。

然而希特勒根本听不进去撤退的建议，他把伦斯德和曼特菲尔狠狠的训斥了一顿，拒绝了他们的劝告。对将军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装备继续进攻的抱怨希特勒充耳不闻，反而气急败坏地要德军马上向南方阿尔萨斯发动进攻，同时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缪斯河推进。

“先生们，这一行我已经干了十一年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听人向我报告过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得完全了的……准备永远不会完全的。这是很明显的。”“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

希特勒对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感到非常恼火，但是生死关头正是用人之际，他不能粗暴地对待手下的意见，他只好耐下性子来慢慢说服大家。只是他凶残的目光无法掩饰他的恼怒，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善掩饰专横和易怒的人。

“先生们，德国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中，千万的德国人民都在看着你们，……为了帝国的荣誉，为了军人的尊严，先生们，继续战斗吧，进攻吧！”

希特勒以他的著名的口才发表了一通演说之后已经精疲

力竭了。他也感到了希望渺茫，心中的绝望使他非常不甘心，他必须维持他元首百折不挠的形象。直到军官们乱哄哄地散了会，他仍然站在灯光下挺直着腰，一动不动。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八个师的兵力攻打了萨尔地区，并且让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莱茵河桥头堡发动猛攻。在德国将领看来，让杀人如麻、只会刑讯拷打的希姆莱带兵打仗简直是在开玩笑。据说希特勒在临行前把一把小手枪赠送给了希姆莱，希望他能够一举成功。然而两路进攻损兵折将将没有任何进展。

1月3日，希特勒又以两个军共九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发动了总攻，展开了阿澄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也是铩羽而归，一无所获。到1月16日，恰好是希特勒发动这孤注一掷的进攻后一个月，德军在盟军的强大炮火之下又回到了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这次进攻，德军死伤惨重，死伤和失踪约十二万人，损失了六百辆坦克和重炮，一千六百架飞机和六千辆汽车。这对已濒临死亡边缘的纳粹军队无异于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盟军损失也不小，死亡八千人，有四万八千人受伤，被俘或失踪约二万一千人，另外还损失了七百三十三辆坦克和反坦克炮。但是与德军不同，盟军的损失很快就得到了补充。这一点，德军却办不到。

希特勒把最后的招数都使了出来，可以说是精疲力竭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反攻。它的失败不仅加速了西线的溃败，同时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苏军在科涅夫将军和朱可夫元帅指挥下，锐不可挡，势如破竹。

东线总指挥古德里安急得团团转，赶紧去见里宾特洛甫，